

莊子集釋

莊子集釋卷六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輯

外篇刻意第十五釋文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

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疏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

其行離世異俗卓爾不羣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有

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亢志林藪之中削迹崖岸之下斯乃

隱處山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怨誹介推之流赴淵則

申狄卜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

止於釋文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案謂尚行下孟離世

此矣力智高論力困怨誹非謂反徐音非李云非為亢苦浪反李云

反枯槁苦老赴淵司馬云枯槁若鮑焦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

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疏發辭

吐氣

則語及仁義川茲等法為修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淑
海物之人斯乃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遊行而議論
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呼報反下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

并兼者之所好也疏建海內之功積立今古之鴻名致君臣之

既而尊君主而服遐荒強本邦而兼并敵國豈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即皋陶伊尹呂望之徒是也釋文為治

直吏反此朝反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无為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疏栖隱山藪放曠泉澤間

無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閒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閭休之類釋文藪反處間音間

鮪魚本亦作釣同彫反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注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

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

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爲也疏吹冷呼而吐故响暖吸而納新

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

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卽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尙不同各

帶一方未爲通美自不刻意釋文吹响亦作煦呼吸反吐

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故納新李云吐故氣熊經如字李古定反司馬云鳥中如字郭

馬云若鳥道引音導下同李云導此數所主其新馬能如虎

之响呻也氣令和引體令柔此數反僅其新馬能如虎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開不道

引而壽注所謂自然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注忘故能有若有之

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疏夫玄

變之士冥冥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恆自修

見焉者也愛焉之謂仁因乎人而愛之是固有人之見存也宜焉之謂義因乎人而宜之是仍有己之見存也無人之見存則仁義之名可以不立而所修者乃真修也慶藩案忘乃亡之借字亡猶己也管子乘馬篇今日爲明日忘貨史記孟嘗君傳所期勿忘其中並與亡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於忠而忘其號師古注忘亡也淮南修務篇南榮時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勸學篇澹然无極而眾美從之注若厲己以爲之則不亡作忘皆其例

能無極而眾惡生

疏

心不滯於一方迹冥符於五行是以澹然虛曠而其道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己也

釋文

澹

大誓反然一本作徐音談

澹而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注不爲萬

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疏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爲道聖人以無爲爲而成德故老經云天地

不仁聖人不仁

釋文

百行

下孟反下及篇末百行同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无无爲此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注

非夫寂漠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

其質也

疏

恬惔寂漠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爲是寂用之智天地

其質也

疏

以此法爲平均之源道德以此法爲質實之本也

釋文 恬惔

大齊反徐音談下皆同

質也

質正也

而喪

息瀆反下同

故曰聖人休休

焉則平易矣

注 休乎恬惔寂漠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阻險

之變常平夷而無難

疏

休心於恬惔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

文人休

虛求反息也下及注同

平易

以政反下及注皆同二字傳寫誤同此本作故曰聖人休

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无難

乃旦反下同

平易則恬

惔矣

注 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

也

疏

豈唯休心恬惔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惔矣是知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

注

泯然與正理俱往

疏

心既恬惔迹又平易唯心與迹一極無爲

故患憂患累不能入其虛臺邪氣煩氣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釋文

邪氣

似嗟反下同

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

注

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

內也

疏

夫恬惔無爲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德圖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虧矣

故曰聖人之生

也天行

[注]

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

[注]

蛻然無所係

[疏]

聖人

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爲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鍾治之陶鑄無纖介於胸中也

[釋文]

蛻

然

[音]

反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注]

動靜無心而付之

陰陽也

[疏]

凝神靜慮與大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與陽氣同其波瀾動靜順時無心者也

不爲福先不

爲禍始感而後應

[注]

無所唱也

[疏]

夫善爲福先惡爲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

應豈爲先

迫而後動

[注]

會至乃動

[疏]

迫至也逼也動應也迫而不唱赴機而應不得

已而後起

[注]

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疏]

已止也機感通至事不得止而後起應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注]

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

[疏]

循順也

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無爲順自然之妙理也

[釋文]

去知

起呂反慶藩案故詐也晉語多爲之故以變其志章注

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覽論人篇去巧故高注巧故僞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故巧也皆其例管子

心術篇去智與故尹知章注故事也失之

故无天災

[注]

災生於違天

[疏]

合天故无物

累注累生於逆物疏順物故注無人非注與人同者眾必是焉疏

同人故注無非也注无鬼責注同於自得故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注汎

然無所惜也疏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如浮注之應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自無繫

也注不思慮注付之天理疏心若死灰不豫謀注理至而應疏總

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注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注光矣而不耀注用天下之自光非吾

耀也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注信矣而不期注用天下之自

信非吾期也疏迫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注其寢不夢其覺

无憂疏契真故凝寂而不夢累注釋文其覺反其神純粹注一

無所欲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注釋文粹反其魂

不罷注有欲乃疲疏恬惓無爲心神閑逸故注釋文不罷音虛无

恬惓乃合天德注乃與天地合其恬惓之德也疏歎此虛無與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疏

達心則悲順意則樂不達達從是德之邪妄

釋文悲樂

下音洛

喜怒哀樂之過

疏

精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疏

為好無惡為惡此之忘心是德之僂咎也

釋文

好惡反鳥路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

疏

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侯虛夷至德之人也

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

注

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疏

抱真一之玄道混真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

所於忤虛之至也

注

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疏

忤逆也

生無所乖逆自非虛

釋文

於忤反

五故

確

反

纖介

音

不與物交

悵之至也

注

物自來耳至悵者無交物之情

疏

守分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

悵悵之至也

无所於逆粹之至也

注

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疏

照

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順若生至論

故曰形勞而不

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注

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疏

息則困弊斯生精神遂物而不加止必當勞損損則精氣耗矣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注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疏象者法効也言水性清平

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流游流注亦不能鑒照於物

也唯當不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為物準的者大德之

象也以況聖人心靈皎然照無私法象故曰純粹而不雜注

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注

無非至當之事也疏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靜一而不變注

常在當上住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恆快而无為注與會俱而

已矣疏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懷與物交動而以天行注若

夫逐欲而動入行也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天此養神之

道也疏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夫有干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

敢用也寶之至也注況敢輕用其神乎疏干漢名也越山名也

也又云于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則以爲名也夫有于越之寶劍押中而藏之自非敵國大事不致經用寶劍重之選至於此而況寶釋文于越之劍司馬云于吳也吳越出善劍也

愛精神者乎漢越有山名苦耶並出善劍爲名劍也李云于漢越山出名劍吳有

念孫曰于越猶言吳越漢書貨殖傳時猶我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我翟之與于越不相

爲春秋之於越又因干而誤於當從司馬說爲是釋文于越

爲春秋之於越又因干而誤於當從司馬說爲是釋文于越

蟠於地注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

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疏流通也夫愛

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既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提於

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釋文下

蟠音盤邪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注所有無方疏化導蒼生含育

不守一方故不可其名爲同帝注同天帝之不爲疏結以前名

以形象而域之也其爲同帝注同天帝之不爲疏結以前名

〔注〕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滂於外則冥也〔疏〕純精素質之道

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既而此同枯木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注〕精

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者物之真也〔疏〕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野語有之曰眾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注〕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

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疏〕莊生欲格量人物志尙

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眾多之人咸重財

利則盜跖之徒是也貞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

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

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滂於物雖後應變隨時而

不喪其純素也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注〕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

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

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鄙庸得謂之純素哉〔疏〕

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寥子塵之內而
其神不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嶺之
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釋文情乎七練之觀反古與苦郭能
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釋文體純素謂之真人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
真道也故可謂之得真道之人也

外篇 繕性第十六 釋文 以義名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注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

性命之本所以求者豈非其道也疏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

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偽法治於真性於自居之

已罔辨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備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

俗彌得而性彌失學釋文繕善戰反崔云治性也性本滑欲於俗

愈近而道愈遠也思以求致其明注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

精失之愈遠疏清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
遷徙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
唯當以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

有作滑欲釋文滑音竹亂也崔云治也 論語曰作文滑音

於欲者也釋文滑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為長上文無注

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籍亦訓治蓋二句一義籍也治也皆

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為亂則與求字之義不

貫矣滑得訓治者滑猶潤也說文水部訓治水也是其義思以

也玉篇手部曰扣亦指字然則滑之與滑猶指之與扣矣思以

李息吏反方復扶又反下無謂之蔽蒙之民注若夫發蒙者必

注役思目方復復難復同謂之蔽蒙之民注若夫發蒙者必

離俗去欲而後震焉疏蔽塞也蒙暗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

之釋文必離力智反去欲起呂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注恬靜

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

養真實之知使釋文治道如字又養知音皆下以知生而无以

不蕩於外也知生而无以知生而无以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注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

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

知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

知終日為而未嘗為亦未嘗不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吾不

如是何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注知而非為則無害於

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益則和

理之分豈出佗哉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

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而和

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他哉大德

和也道理也注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疏德被於人故以中

故以大道德无不容仁也注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為

為名也疏玄德深遠無不包容道无不理義也注無不理者非為義也

慈愛宏博仁迹斯見道无不理義也注無不理者非為義也

而義功著焉疏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義明而物親忠也注若

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疏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既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注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

迹則樂也疏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釋文樂也

境而恆歸于真品所造相適故謂之樂

音洛 注月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注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筆

文者其迹則禮也 疏 大信行廉者容儀與物而不 釋文 信行 下

反注同下以行小行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注 以一體之所履

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 夫不能虛心

迹以取世者則必滯於華藻之迹而溺於 釋文 徧 音遍 徧 音遍

荒淫之樂也是以射有再陳而天下亂矣 注 徧 音遍 徧 音遍

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注 徧 音遍 徧 音遍

徧為一徧之徧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徧而音遍非是 注 各正性命而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注 各正性命而

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疏

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也言人必己冒亂則物我 疏 諸三皇

失其性矣 家世父曰德足以正物矣而抑聽物之自然而蒙 疏 諸三皇

吾德焉未嘗以德強天下而冒之也強天下而冒之 釋文 不冒

則正者我也非物之自正也而物之失其性多矣 疏 諸三皇

真報反崔 云覆也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疏 諸三皇

之謂玄

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清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芒昧之中而與時世為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漠無為之道

釋文在混

胡本

芒

真剛反

崔云混混

澹

徒暫反

當是時也

陰

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

所用之

注

任其自然而已

疏

當是混沌之時清樸之世與世恬和而靜泰鬼神與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

災眚萬物不傷羣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

為故無

釋文不擾

而小

此之謂至一

當是時也

莫之為

而常自

然

注

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疏

均彼此於無為混是非於恬淡物

我

不二故謂之至一也

莫無也

莫

之為而自為無為也

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

故當是時也人

懷無為之德

物合自然之道焉

虞翻案

自然謂自成也

廣雅

廣雅

廣雅

廣雅

廣雅

廣雅

廣雅

廣雅

然

注

夫德之所以下衰者

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

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

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

下

下

下

下

下

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

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

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

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是故順而不一注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

已疏達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至燧人始發生燔

而造密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厚澆漓樸之心散無為之道

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

也釋文燧人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

順注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夫化更衰為弊增甚故神農有

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問罪德又下衰及唐虞始

為天下興治化之流凜洎散朴注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

追稱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

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疏夫唐虞舜禹五

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

百姓因此而澆說五行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於茲豈非

變淳素以作澆說釋文興治直吏源古堯反本醇木亦作離道

散樸質以為華偽反亦作澆醇音純離道

以善

注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夫虛道之通

已効人矜名企善善既

非於理所以稱難也

釋文之稱反

險德以行注行者還

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疏險危阻也不能幸性在真辭其正

行聲名浮偽故令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慶藩案聲道以

善險德以行郭注訓為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理人生

義於理未順善字疑是為字之誤言所為非大道所行非大德

也淮南假真篇維道以偽雖疏字之誤也險德以行故注

心自役則性去也

疏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心與心識注

彼我之心就為先識無復任性也

疏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釋

文心與心識

如字果本悉同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知而不

足以定天下

注忘知任性斯乃定也疏夫心攀繁於有境知分

應八荒為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替情斯乃疏亂之

源河足以定天下也家世父曰郭象云彼我之心疏為先識

無復任性也諸本皆以心與心識為句向秀本作識云彼民之
心競為先職矣疑心與心非彼我之有異心也心自異也本
者一心然引之而動者又一心引之而動一念之覺而有識
冬則識寒夏則識暖是也因覺生意而有知焉食則知求甘衣
則知求溫是也佛家以意識分兩境知者外心之通也知識並生而
不知順帝之則識者內心之炯知者外心之通也知識並生而
亂始繁矣烏足以定天下哉會樞曰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
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
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
諸家皆斷識字為句非是向本作職尤非然後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文誠質博窮心注文博者心質之節也疏前後使心通知
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文
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溺於心蕪唯當記學
而去文方會釋文博窮乃惡反郭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
無為之美也

情而復其初

注

初謂性命之本

疏

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沒
溺於心蕪於是蠢民成亂始

矣欲反其恬淡之情性復其自然之
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道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注

大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

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

交相喪也

疏喪廢也出是事達而觀察之誠知時世虛廢棄

之與道交

釋文世喪

息反及下及注皆同慶藩案文選江文

相喪之也

通雅體詩注引司馬云世皆異端喪道

不好世故曰

疏

世而流偽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山而興由無貴也

疏時不能

用道無爲之道不復行世假使簡道聖人降迹塵俗

故不自隱注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

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念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

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與哉祇所以

交喪也疏謬妄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羣非問

而不眩曜但時違謬妄命遇連釋文弗見反祇所音當時命

而大行乎天下注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无迹注反任物性而

物性自一故無迹疏時達有道命屬清爽則播德弘化大行天

無朕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注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

實極而待注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實極

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疏時遭無道命值荒淫德

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此存身之道也

化處常而待終年豈有窮通休戚於其間哉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隘而安寧

注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疏在時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

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注任其真知而已疏古人輕辯重

是以古人之行任其身者必不用注不以知窮天下注此淡泊之

情也疏窮者用累之謂也不經釋文淡大音泊音不以知窮德

注守其自德而已疏止其分不以無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

已又何為哉注危然獨正之貌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

恆反自然之性率性而動釋文危然如字郭云獨正貌司馬本

復何為之哉言其無為也注遊於坦途疏大道廣蕩無不

音如累塊之境注道固不小行注遊於坦途疏大道廣蕩無不

固不小釋文於坦反德固不小識注塊然大通疏上德之人

豈謂意是非釋文塊然苦老小識傷德小行傷道疏小識小知

之盛德小學小行傷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注自得

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疏夫己身履於

皆虛通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忘忘樂所造皆
通聚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

釋文樂全

音洛注下皆同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

全其內而足

疏

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清朴體道無為則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

之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疏

今世之人流浮者罕貪美榮位待此適心是以載冕

乘軒用為得志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備來寄者也

疏

備者意外忽來者耳

我性命寄而己豈可久長也

釋文

備來

吐黨反崔本作驚云眾也虞翻家

崔本當作黨黨古備字黨者或然之詞也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敵漢書伍被傳黨可以微幸並與黨同淮南臣道篇怪星

之黨見楊注訓黨為類王念孫謂於古無據惠定宇九經古義日黨見猶所見也又訓黨為所則據公羊注義也亦似未協崔

云黨單也尤非

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

注

在外物耳得失之非

我也

疏

時屬儒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遣寄去辭爾而捨榮華既無心於并禦豈有情於蓄然也

釋文

可圉

又作禦

故不為軒冕肆志

注

澹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釋文

不為于偽反不為窮約趨俗注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疏

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己，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志氣，或儉約以窮窘，豈趨競於貧俗？其樂

彼與此同。注彼此謂軒冕與窮約。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

冕亦須喜茲窮約，二俱是寄所以相同也。故无憂而已矣。注亦無欣歡之喜也。疏

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掛去化，所以無憂者也。今寄去則不樂，由之觀之，雖樂未嘗不

荒也。注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疏今世

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怏然，不樂。豈知彼

此事出僞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

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注營外虧內甚

倒置也。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己徇物，非喪加何？軒冕窮

之由其所安置。釋文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是為顛倒也。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莊子集釋卷六上終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六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篇秋水第十七釋文 借物名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注言

其廣也疏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孟盛多

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

滿其水甚大涯岸曠濶洲渚迢遙遂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

馬釋文秋水李白云水生於春壯於淮河反古亂涇流音經司馬云

作徑云直度曰徑雨渚音侯渚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

又云字或作涇不辯牛馬辯別也言廣大於是焉河伯欣然

也崖字又作涯木故望不分別也於是焉河伯欣然

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疏堤婦人得水仙之道河既廣大

故欣然懽喜謂天下釋文河伯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

榮華盛美盡在己身

子馮夷是公子之妻慶蒲案枚乘七發注引許慎曰馮遲河伯也釋文云河伯姓馮名夷一名馮遲遲夷二字古通用也淮南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詩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澗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詩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韓詩作委夷顏猶匡俗正謬云古遲夷通此其證高注淮南原為並津忍順道篇馮夷或曰馮遲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

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

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問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

之謂也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

水之端涯方始迴旋而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言之野語而

自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爲無如已者即河伯之謂也此

乃鄙俚之談釋文北海李云東海面目眊望本一作望虛文

未爲通論耳弔曰今本洋音羊司馬崔云眊向若向徐音嚮許亮反司馬云

配作望洋猶望羊仰視貌向若若海神慶蒲案釋文引

司馬崔本作眊洋云眊洋猶望羊仰視貌今案洋洋皆假借字其正字當作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言望視太陽也太陽在天宜仰而親闕道百李云萬分之一也今案闕字對下聽字爲故識爲仰視闕道百道百萬分之一也

言閒道雖多而不知其無窮也以意度其然而自信其有進焉者及味其無窮乃始爽然自失也百者多詞也李注非是度

蕭案百古讀若博與若韻漢書鄒陽傳為烏案百且夫我嘗聞與鸚鵡蔡邕獨斷蠟祝辭族取千百與宅整作韻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注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豈尙之情無為乎其間疏方猶道也世

刪定六經為多聞博議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

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嘗聞

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

河伯向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

嗤笑於大釋文今我睹舊音觀案說文睹今字視古字睹大方

道之家司馬云理分扶問反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

之家司馬云理分扶問反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

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注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

物以譬之夫坎井之龍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
爲拘於虛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爲冰兩
凝成霞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
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泰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
不信者爲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釋文以語王引之曰龍
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爲大其義亦然釋文以語王引之曰龍
本作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蟲多部一
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
句不出龍字直至下文埽井之龍始云龍本又作蛙戶蠅反引
司馬注云龍水蟲形似蜃蠃則此句作魚不作龍明矣若作龍
則戶蠅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以
二證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綰
文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冰解臘臙臙也梁張綰
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鄭注
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觀蠅臙臙困學紀聞捲引御覽
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鈎繳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
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
篇而荀子亦云坎井之龍不可與語東海之樂觀龍龍遂改井魚
爲井龍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龍也自有此於虛音墟亦
改世遂動稱井龍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於虛音墟亦
通云墟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王念孫曰崔注拘於虛
曰拘於井中之空也案崔謂虛爲空非也虛與墟同故釋文云

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凡也賦沽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凡經傳言鄆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滌溪之夏蟲反問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滌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慶藩案文選孫興公天台山賦注引司馬云厚信其所見之時也釋文闕又案司馬訓篤為厚成疏心厚於夏時即川司馬義其說迂曲難通爾雅釋詁篤固也論語泰伯篇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儒行篤行而不倦謂行之固也後漢延篤字叔堅堅亦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為時所蔽而不曲士可語冰故曰篤於時篤字正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云鄉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注]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崖溪之表大壑之無窮方鄆小河之陋劣既悟適逢海若仍於滄海之中詳觀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疏]**尾閭者泄海

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閘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閘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水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

日落為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兩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
 湯遭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鴻之而不虛春
 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釋文尾闕崔云海
 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司馬云泄海
 水出外者也泄之息列反又與世反慶藩案文選稽叔夜養
 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闕者聚也
 水聚族之處故稱闕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
 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量數音亮注而吾未嘗以此自多
 日沃焦較釋文所引加詳量數及下同

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注窮百川之量而縣
 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
 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爽也故體大
 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
 夸貶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

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
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山
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
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
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
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疏存在
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無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
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炁於陰陽則是陰陽象
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爲譬猶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乎釋文而
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縣音玄快然於光反又之竟音境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
下同快然於良反
疊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疏
疊空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少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
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

大倉乎言其大小優釋文音力罪反向同崔空也李孔壘孔小穴

劣有如此之懸也釋文音壘李力對反空也李云小封也

一云蟻冢也家世父曰釋文引崔云壘空小穴也李軌云小

封也一云蟻塚今案壘空自具兩義言高下之勢也潛者突然

而高空者窪然而下大澤之中或墳起或洿深高下起伏自然

之勢常相因也故謂之壘空司馬相如上林賦丘墟掘蟻亦同

此義言丘墟之勢或掘釋文徒今反司馬云穞米小米也李云

而或穴或壘而成垤也穞米釋文穞草也案郭注尔疋穞似稗稗音

穞賣反大倉音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

體乎注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跂疏號名號也卒眾也夫

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眾聚集

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

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豪釋文人卒音尊忽反司馬云眾也崔

之在馬體曾何足以介懷也釋文人卒音子恤反云盡也家世

父曰釋文引司馬云卒眾也崔云盡也案人卒九州言極九州

之人數卒者盡詞也九州之大人數之繁其在天之中要亦萬

物之一面已崔說是俞樾曰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

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開世篇率然指之釋文曰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為卒因改大為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為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於此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又云計中國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注不出乎一域疏五帝連接而

師而爭奪仁人嚴憂於社稷任士勤勞於釋文五常之所連司馬

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云謂連續仁義也崔云連續也本亦作五帝虛文弔曰今所

本作五帝家世父曰江南古莊本連作運似從運為安所

爭側耕任士之所勞李云任能也勞服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注物有定域雖至

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疏伯夷

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為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

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並釋前事少仲尼問輕伯夷

之義也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疏夫形之大者無

過天地質之小

者莫先毫末故舉大舉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注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不也

物物各有量疏既領所疑答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之處無大無小豈得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別品類無窮稱適

率其所知抑以為定時无止注死與生皆時行疏新新分无常注得與失皆分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終始无故注日新也疏復復終而

嘗不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注各自足也疏此下釋也以大聖之知視於遠理察於近事大而不寡注各自足也疏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

天地雖大當離無餘故未足以自知量无穷注指而觀之知遠多也不多則無今不寡則息企也

近大小之物各有量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各稱其情升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窮也

證疑今故注婦明也今故猶古今疏此下釋時無止義窮也

大非小大則證明釋文證疑許亮反崔云往也同故造而不悶古今無古今也郭云明也又虛丈反

注遙長也撥而不跂注撥猶短也

疏遙長也撥短也既知古今

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懼閑稟齡天

釋文撥專劣反郭而

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化未始非吾

注云短也而

不跂如字一本作企下注亦然家世父曰郭象注遙長也撥

近面可撥取也說文撥拾取也易疏患至微也若手拾撥物然言

淮南子原道訓跂行喙息馬蹄驚蹇蹇為仁蹠跂為義謂煩勞

也知時無止順行之而已故者非遙無漠知時无止注證明古

視也今者非近無強致也郭象注未慊

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懼閑短故為跂也疏

此結前時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疏此下得分無常

無止義也有盈虛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視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知

故儼然而得時也不足為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為戚也知

分之无常也注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

其憂喜疏此結前分明乎坦塗注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疏此

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塗道也不以死為死不以釋文坦此

生為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但

反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

死生之不二何釋文不說音悅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注明終始之

憂樂之可論乎釋文不說音悅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注明終始之

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

驚死生之化若一疏此結前終釋文不愕反五各舍故音捨計人之

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注所知各有有限也疏強知者乖真不知者

不如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注生時各有年也疏未生之時

無憂既生之後有愛所以有惜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

自得也注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

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是故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

之域注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

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

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疏夫物

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

各安其分則逍遙一也故毫末雖小性足可以稱大二儀雖大

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視之至小之倪何必釋文之倪音詣郭五

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獨理窮於天地釋文之倪音詣郭五

米反下同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罔是信情乎

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貪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至廣

大者不可罔總未知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注目之所見

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罔者

哉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

不可罔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

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

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注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疏精微小也埤大也欲明小中之

中天機自張釋文埤李普同反徐音孚謂盛之殷殷也各有便宜也

故疏云大中之異使埤面反徐扶此勢之有也注若無形而不

可圓則無此異便之勢也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夫精粗者

期於有形者也注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疏夫言及精粗者必

而未能超於釋文精粗下同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

言象之表也釋文精粗下同國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疏無形不可割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

窮盡釋文能分字如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注唯無而

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

於言意之表而人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疏夫可以言辨

論說者有物

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
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粗之
哉問釋文不能論本或作論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注大人者無

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疏夫大人

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疏澤類乎春陽而動不為利注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疏應

而動不為利釋文為利反不賤門釋文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

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疏混榮錄一竅通故守釋文故措七

反貨財弗爭注各使分定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不多辭讓

注適中而已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疏事焉不借人注各使自任

疏愚賢率性工拙藝情終不多食乎力注足而已疏食於分內

不多貪求疏不賤貪污注理自無欲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行

疲勞心力疏不賤貪污注理自無欲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行

疲勞心力疏不賤貪污注理自無欲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行

殊乎俗注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疏和光同塵無可不

行殊乎釋文行殊下孟反下堯不多辟異注任理而自殊也疏

俗也釋文行殊下孟反下堯不多辟異注任理而自殊也疏

居正體道故不多邪辟而釋文辟異此不為在從眾注從眾之

大順羣生故曾無乖異也釋文辟異此不為在從眾注從眾之

所為也疏至人無心未嘗專己故不賤佞諂注自然正直疏素

凡五事本不害人非為仁也無貨賤貨利之在其心何有辭

讓也不導人以為利何有貪污也行自殊俗非為異也順從乎

眾非為諂也事焉不借人如許行之云並耕而治餐餼而食不

多食乎力如老子之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願而民自

侯彼貪汚者自止而無事乎賤之矣郭象注未能分明世之

留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注外事不接於心疏夫高

祿世以為榮則戮黜落世以為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達達塞

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家世父曰世

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承上言無為而民自化

仁讓無所施貪污無所患又何以爵祿戮辱為也郭象云外事

不接於心疏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注故玄同也疏

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楊疏引徐邈注云宋公不
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
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今
按列女傳云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此徐說所本蓋
子政所治春秋本穀梁家也其下文云還復公命公享之繆姜
出於房云云與左傳合又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與公羊
傳合是此事本兼采三傳也顧氏廣所列女傳攷證云不肯聽
命不見三傳蓋采他書也此未考服注何注徐注而止據杜注
范注 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列女貞順傳云齊孝孟姬華氏之
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
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
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其事
雖未載於春秋然所述送女之誠詞與穀梁桓三年傳略同是
必穀梁家相傳古義而子政采之也列女貞順傳云父母送孟
姬不下堂母醴房之中結
其矜縵誠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誠之東階之上曰必夙
興夜寐無違命諸母誠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
命夙夜無怠爾之矜縵父母之言謂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
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
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殷申之曰謹慎
從爾父母之言今按說苑修文篇述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受

琬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列女傳與說苑並出于政之手所述送女誠詞蓋穀梁家之緒論也

以左傳考之魯僖公十八年

齊孝公卽位二十七年齊孝公薨

左氏傳十八年傳云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鹹立孝公而還

二十七年傳云夏齊孝公薨

孝公既卽位乃立孟姬爲夫人覈其時代在鄭

婦嬀之後宋伯姬之前伯姬所配者宋公孟姬所配者齊侯其

位皆諸侯夫人而所行如此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

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其位在諸侯夫人之

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之上而所行若彼則鍼子所譏先配後祖

者非無說矣春秋文公四年夏逆婦姜於齊穀梁傳以爲責其

成禮於齊范甯范邵復申明其說謂譏公而兼貶夫人

穀梁傳云其曰

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其不言氏何也夫人與有貶也范甯注訓非爲責又引其從弟邵云夫

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夫不待反魯廟見而遽在齊成

昏較諸公子忽反鄭成昏更爲非禮不特與宋伯姬相反抑且

與齊孟姬迴殊宜其爲議禮者所責也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

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嬀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

禮不同於士之昏禮固確然有憑矣左氏隱八年正義云按昏

士禮不待三月也今按賈服所言者大夫以上禮親迎之夜在席相連是

之昏禮非士之昏禮也正義所言殊嫌詞費若夫尙書言禹

娶塗山辛王癸甲據鄭康成注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

而爲帝治水則是娶後始受治水之命安見其非先廟見後成

昏乎尙書正義云娶於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娶

禮斷非就妻家成昏若後世贅壻之事正義之說是也呂氏春

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

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此既娶以後禹往治水塗

山氏歸甯母家之事耳吳越春秋卷四云禹三十未娶行到塗

山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婚此因呂氏春秋之語從而附會其說非實事也

水輟事成昏

某氏傳云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正義云

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

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今按禮記曲

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

新有昏者期不使當洪水時以治水爲急故特改新昏不使之

條而謹守君言不宿之戒鄭注以爲既成昏始受命其說是也

公羊哀三年傳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當治水時

以王事爲急故既娶猶過門不入豈未娶而輟事成昏某

氏傳以爲先治水後成昏其說非也今姑就傳說言之亦不

過出自一時權宜其不俟廟見而成昏正猶舜之不告父母而

先娶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禮論也何得執此而謂大夫以

上之昏禮本若是哉

左氏隱八年正義云禹娶塗山四日即行

也今按正義不知賈說合於古禮又不知某氏傳所言禹事係

變禮而非常禮惟知曲徇杜注而反謂賈說爲謬不亦誤乎

至於諸家釋先配後祖者鄭仲師以祖爲祭饌鄭康成以祖爲

祓道杜元凱以祖爲出告祖廟其說均有未安

杜注云禮逆

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
先配而後祖正義云鄭眾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
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按昏禮婦既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其
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爲
祓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按傳旣言入
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
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沈氏欽韓幼學堂文稿先配而後祖
解云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貴爲國君世子且爲有禮
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鄭必灼然於耳目
者乃蹉咨於誣祖耳胡爲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
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
語貶絕而待鍼子之定論也
沈氏欽韓以祖爲反告祖廟雖較
他說爲長也
沈氏左傳補注云聘禮大夫之出旣釋幣於禰其反
反而不告至是爲墮成命而誣其祖又先配而後祖解云蓋禮
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
况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
重於嫡而惜跬步之勞於祖已卽安伉儷焉是爲誣其祖也
然逆婦不反告祖廟其過較輕成昏不先見祖廟其過較重鍼

子不應捨其所重而議其所輕沈氏既述反國告至之儀而兼

及廟見成婦之禮

沈氏左傳補注云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又先配而後祖解云鍼子曰不為夫婦是則

孔子未成婦之義也

仍不越賈服範圍之外特於大夫以上之昏禮未經

詳駁故為此游疑兩可之言耳

沈氏先配而後祖解云不知賈所謂三月之內將築別宮而居

之抑祗與而不說纓也若謂大夫以上與士異經典無文以明

之今按禮記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卿大夫本有

別宮可知天子諸侯之多別宮更不待言何必以更築別宮為

問又何必以祗與不說纓為疑至於大夫以上昏禮與士昏禮

異其說見於春秋三傳亦不得以為經典無文沈氏左傳補注

引玉篇集韻之饒女以解春秋三傳之致女是據俗禮以改古

注與列女傳所言不符俞氏變力持祖道之說委曲附會以求通

俞氏癸巳類稿先配後祖義云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
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言忽不當成昏
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苛辭害之以誣道神為証其祖者春秋
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鉏
鉏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齊歸公不惑晉
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鍼子說祖史胡

說元史趙說歸不為典要一也今按口說可以斷章取義與禮不可以斷章取義俞氏此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且自來釋左傳者於鍼子均無貶詞而俞氏獨以爲不忠君命未免好爲異論其說雖墨守康成然康成注

禮記坊記卽引伯姬歸宋季孫致女以證恐事之違婦不親夫

是先廟見後成昏之禮鄭君固當援據之矣禮記坊記云昏禮

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

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

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今按說

文云親至也鄭注以不親夫釋不至蓋親可訓至至亦可訓親

所謂不親夫者卽列女傳所謂伯姬不肯聽命是鄭君之意固

以致女爲成昏矣其兼言孝舅姑者蓋以善事夫者必能孝於

舅姑故連類及之耳要之坊記言恐事之違鄭注言恐其有違

猶孟子言無違夫子皆以事夫之禮爲主與土其以祖爲祖道

昏禮言夙夜無違命無違宮事其義一而已矣乃駁五經異義之詞

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駁異義云昏禮之義此條原文雖無可考然駁異義主當夕成昏也今按五經異

禮記曾子問正義云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致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較左傳正義所引鄭說互有詳略疑皆駁異義之語蓋異義謂三月成昏故以祖爲廟見致女爲成昏此從賈注而援此證也駁異義謂當夕成昏故以祖爲祖道致女爲教孝此不從賈注而斥此證也合禮記左傳兩疏所引鄭說與詩疏所引鄭說參互考之可見駁異義之大指矣近之人輯錄駁異義者但采詩疏所引不采禮記左傳兩疏所引蓋因其未標駁異義之名也然致女成昏之禮三傳舊說彼此相同鄭君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三書皆不應牽涉及此若謂非駁異義之語則將以爲何書之語耶與禮注迴殊係早年未定之特無明文爲證止可附錄於後耳

論當以禮注爲正也禮記王制正義引駁異義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

衛耳陳氏壽祺異義疏證云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衛之制是也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則周禮注不以征爲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據此是駁異義在前注禮在後

偏執將已為是不知他以為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亂故師心為是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源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暗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釋文師是師順也師治直吏反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注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

疏若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為

釋文不舍音徐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繼續也或宗族

試故言殊繼也或連連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逆於人等是以之喧篡堯舜以絕嗣白公効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

篡奪也

釋文篡夫初患反取也下如字富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

疏夫干戈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默默乎河

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注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

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跡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

也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詞使忘言默默莫聲幸勿辭費也

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物情顛倒妄為臧否故女於何推

逐而知貴賤大小之釋文女惡音汝後放河伯曰然則我何為

家門乎言其不知也此下音烏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疏奈何猶如何也河伯雖

更請決疑遲遲問解釋我欲處涉人世攝術修道於何事而可為

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眾諸物務其事

云何願垂告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注貴賤

薄終身奉違之道反覆相尋疏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

謂之反釋文反衍如字又以戰反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為美也

案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注引司馬反芳反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作無拘而志與道大

通之理釋文與道大蹇向紀帶反徐紀假反本或作與河少

何多是謂謝施注隨其分故所施無常疏謝代也施川也夫物

多以爲少故施用釋文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无一

而行與道參差注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疏夫代謝施川多少

能齊物若執一爲行釋文參初林差初宜嚴乎若國之有君其

无私德注公當而已疏物華彼萬國宗仰一君亭非黎元必無

也私德釋文嚴乎魚檢反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注天下

之所同求疏繇繇除長之貌也若單人之祭釋文繇繇音泛泛

乎其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注泛泛然無所在疏泛泛之貌

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疏羣生泛愛平等釋文泛泛手

東西南北曠遠無窮若室疏豈有畛界限域也釋文泛泛手

反字又畛之忍域于通反舊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注掩御羣生

作汎

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異哉疏懷藏也孰誰也言

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是謂无方注無方故能以萬物為

方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注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注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注死生者無窮之

變耳非終始也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注不恃

其成注成無常處疏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注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

骸而拘持注年不可舉注欲舉之令去而不能釋文令去注力呈時

不可止注欲止之使停又不可疏大年之天壽時之除促出乎

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注變化日

新未嘗守故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是

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環理直前無勞措意也是

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疏前來所辨海若之談正是

主理者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驤注但當就用耳疏夫生滅流轉如

轉如輪是尤百年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注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靜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何為乎何不為

乎夫固將自化注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疏萬物

同稟天然安而任之必自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注以其自

變化何勞指意為與不為化疏若使為與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北海若

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己注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

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

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

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

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已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

次明至道釋文五藏反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

能害禽獸弗能賊注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

不能苦也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

故外不能賊此明非謂其薄之也注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

解道之可貴也疏薄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釋文其薄

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釋文其薄云謂以

體著言察乎安危注知其不可逃也疏所以傷不能傷者正言

之可逃處之南於禍福注安乎命之所遇疏南安也禍窮樂也禍

而常適也疏變所適也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疏謹於去就注審去就之非

已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舍之有時莫之能害也注不以害為

害故莫之能害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

內人在外注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云知

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非偽也疏天然之性想之

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德在乎天注悉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注此天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

乎得矣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具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

而疏釋文之行知躡躡而屈伸注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疏

者也疏躡躡是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汚隆釋文躡文益反又

或屈或伸皆無定軌趣人冥會以逗機宜釋文躡持革反

躡又音而屈伸音反要而語極注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

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疏雖復混跡人間而心恆湛

所有諸言皆發乎虛極釋文反要於妙曰何謂天何謂人疏何

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則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注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

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

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疏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脚非關人

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辨所由

事雖寄乎人情意終歸乎造物欲順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

也故曰无以人滅天注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

節則天理滅矣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屬絡之可也若乃穿

自然无以故滅命注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疏

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驚駘

騷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

在乎豈唯馬无以得殉名注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疏夫名

病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若以有限之
得病無涯之名則天運減而性命亡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其真注真在性分之內疏夫愚智二大壽窮通榮辱之自然者
有其分唯當固守持不遂於物得

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
真性者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夔憐虵虵憐蛇虵憐

風風憐目目憐心疏憐是愛向之名夔是一足之獸其形如該
足似人脚而更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

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
如雷名之曰夔昔黃帝伐蚩尤以夔皮冒鼓聲聞五百里也虵

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虵虵則以有夔無故憐蛇蛇則
以小企大故憐風風則以暗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憐

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真自然明暗有無無勢企羨放而任之自
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學夔等之虞事以明天機之妙

理又解憐哀慕也夔以一足而跳躡憐蛇足之煩勞蛇以有
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辛苦蛇有形而通樂感風無質而冥味

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漏著目以在外而明顯憐心處
內而暗塞欲明物情願倒妄起哀憐故託夔蛇以教其病者也

釋文夔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
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日

尤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憐音虵音賢又音玄司馬云
殷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

憐音虵音賢又音玄司馬云
殷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

殷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

樂焉 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變一足蛇多足蛇

明流於彼心則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跚蹀而行予无如矣今予

之使萬足獨奈何疏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事蛇萬足豈不

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釋文跚蹀反音初案反卓本亦作蹀同

發此疑周處顧天機也釋文跚蹀反音初案反卓本亦作蹀同

跚卓行貌疏文弼曰今本卓作蹀慶藩案卓獨立也與蹀

神聲義同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蹀然獨立

勝雖說文神補力特止也徐鍇繫傳特止卓立也通作蹀連

蹀蹀蹀蹀也李善西都賦注遄蹀力蹀蹀蹀蹀也義並同

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

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疏夫唾而噴者

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珠小者如淚霧散而不下其

數雖舉今蛇之氣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未知所以無心

自張有河噴唾蓋以人情起周蛇以釋文唾臥噴音問反又

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也釋文唾臥噴音問反又

乎焉如霧音霧郭可勝音升慶藩案文選陸士衡文賦蛇謂

反如霧武賈反可勝注引司馬云天機自然也釋文問蛇謂

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疏以眾足而足蛇以無足而速然

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發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哉

注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

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倪然而自得矣

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

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

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

動而不逍遙也

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釋文倪然亡本

反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

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

疏脊肋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

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而鼓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浪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

問後釋文達達步東反徐扶公反李云風貌家世父曰玉篇

答也似肖也所以行者足也動吾背脊而行無足而

有無形則亦無所肖也風曰然予達達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館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

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注

忒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材之所為

使羣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

以為大勝也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搗於風

此小不勝也然而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風為之飛揚樓社

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藏迹揚波混愚智於羣小之

間長是未於羣塵之內此眾小不勝也而亭澤有生造化區宇

同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

人獨能之爾亦有作館字者釋文館音秋李云藉也藉則削也

反迫也家世父曰李軌云館藉也藉則削也本文作蹈指者

手嚮之爾者足蹴之荀子強國篇曰楚縣吾前大燕蹈吾後勁

魏鉤吾有楊條注歸折大反之舌第大自飛又孔子遊於匡宋人

取也言難踏於後也

國之數市而絃歌不悞疏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

曾侵暴匡人孔子親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克與陽虎同暴匡

邑克時復與孔子為御匡人既見孔子親似陽虎復見顏克為

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釋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

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之數反色主市子以合反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

與虎俱後克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議克不悞本又作輟子路

又孔子答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疏教樂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

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

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釋文入見反賢遍孔子曰來吾語女我

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注將明時命之

固當故奇之求諱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

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者不通明時也夫時命

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通也夫子欲

顯明斯理故寄之窮
諱而實無窮諱也

釋文吾語反

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

知得也富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心於窮通之閒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恣

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

注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釋文蛟音激

父音兕反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

注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

釋文大難乃旦反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注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羣里無異

於紫極開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勸子路令其安心

釋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文開堂音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

請辭而退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陽虎故

文无幾反居起將甲如字本亦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因百家

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疏牟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

賦稱風塵先王竟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

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為同離同

為異可為不可然為不然難百氏之書皆用窮眾口之辯咸屈

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

爭者故曰於此學問達於至釋文公孫龍問於魏牟司馬云龍

妙忽達莊子猶若井蛙也之公少學反長而張丈之行下孟之知音今吾聞莊子之言

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

問其方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

問莊子之言忙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

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釋文茫焉莫剛反論之力

達所以自絀其口更請益於魏牟反音余下助所開如字本亦作闕吾喙許穢反又公子牟

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鰐

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止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疏公子體

趙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歎息而嗤笑

舉蛙鼃之兩臂明二子之勝負埳井猶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

是到結蟲也蟹小勢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願口下也

東海之鼃其形宏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

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鼃而不懼云我出

則跳梁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磚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蹶

泥則滅跗沒足是願蹶蹶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知

也釋文隱机於新大息音埳井音陷郭之鼃本又作蛙戶蛄

也埳井也鼃水蟲形似蝦蟆慶藩案荀子正之蟹必滅反字吾

蒲篇注引司馬云鼃蝦蟆類也與釋文小異

樂音洛下之跳音井幹古旦反司馬云井闕也俗詮之音

賦注引司馬云井幹井欄也積木有若欄也謝元暉同語

銅雀臺詩注引司馬云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互有異

並視釋文所引為詳又案幹當從木作幹說文正繁作幹井

垣也漢書枚乘傳卑極之統斷幹晉灼曰幹井上四交之幹

贊創收反李云如闕以尊為之著井赴水如字司馬本作赴

疑是厥其月反泥則沒足滅附方于反郭音附司馬云滅沒也

仆字厥又音厥泥則沒足滅附方于反郭音附司馬云滅沒也

還音旋司馬音寒井中赤蠱也一名蜎爾雅云蜎蜎郭注云

蜎音旋司馬音寒井中赤蠱也一名蜎爾雅云蜎蜎郭注云

吉厥音蟹戶貝科斗苦禾反科斗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埒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注此猶小鳥之自足

於蓬蒿疏擅專也時安也蛙呼聲為夫子言我獨專一壑之水

游涉夫子何不暫時降步入觀釋文夫擅市戰反一壑火名東

下邑乎以此自多矜夸於鼃也

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注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繫拘也。埒井狹小，海龍巨大，以小懷大。**[釋文]**已繫。馬云：拘也。

三蒼云：非樂。音岳。又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疏]**逡巡，從容也。七尺曰

滕，以拘於是逡巡，卻退告蛙。大海之狀，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度。**[釋文]**迢反。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以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

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入歲之閒，七歲遭旱，而早崖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滄波浩汗，

冥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釋文]**九潦，音弗，為下。同。頃，久

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司馬云：猶早晚也。於是埒井之龍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注]**以

小羨大，故自失。**[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埒井之

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龍之談，茫然喪其

所謂是以適適規規而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為仁
義之行困百家之知窮單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
逢海也釋文適適反郭菟狄反規規如字又虛役反李徐紀疏

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

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注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効疏

馬蚊也亦名商距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

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

亦何異乎使蚊子負於邱山商鉅馳於河釋文之竟音境蚊音

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音且夫

商鉅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鉅與名北不勝音可強其反且夫

燕謂之馬蚊一本作蝦徐市軫反不勝升音可強其反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澹與疏

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
析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坎井之龜乎此結譬
也且彼方甌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无
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注言其無不至也疏也此喻也亦極

玄冥妙本也大通應跡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另香
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夷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
始於玄極而其道查冥反釋文方賦音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
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馬云大皇音夷然釋音四解矣今本乃後人妄改之也王念孫曰
測也

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為韻東大張鶴音領音於音謂音疑

以辯注失遊無解者非察辯所得釋文案之所白是直用管闕

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注非其任者去之可也疏規

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率真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
遠矣譬猶以管闕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甯測地之淺深

莊子道合二儀孫諸德同錐管智力優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
劣如此之懸既其不如宜其速去矣

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注以此劫彼兩失之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都弱輪未壯謂
之餘子趙都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

年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道國之能給已効釋文壽陵餘子

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川手据地制制而還也司馬云壽陵邑名邯鄲音邯鄲趙國都也度薄案餘子

未應丁夫為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義也以其義卒也蓋國之

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義也以其義卒也蓋國之

大事則致正卒大故則并漢卒而致之也逸周書報匡篇成年

餘子務數年餘餘子務積年餘餘子務運漢書食貨志餘子

亦在於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為餘子即司馬未應丁夫是也

音符又創音服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疏冠莊子道

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

得理若使心生企向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學業忘子之故步

此合喻也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疏呿間也逸

莊子之談以過視聽之表復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殊

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

恍惚形體釋文口呿起據反司馬云開也莊子釣於濮水楚王

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疏濮水名也周東郡今

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跡綸釣楚王知莊生賢達屈

為卿輔是以齎持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國

曉之內委託賢人王事釋文濮水音卜陳楚王司馬云先焉先

言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筭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為甯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疏龜有神異故例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盛之以

此龜者甯全生遠害曳尾於泥塗之中豈欲列骨而名取釋文

巾筭或音司而藏之李云藏之以巾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塗中

疏大夫率性以答莊生適可生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注性各有所安也疏莊子保高尚之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

之無為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疏王之相惠施博識贈聞

辨名析理既是莊釋文惠子相惠亮反梁相梁或謂惠子曰莊

子來欲代子相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莊子才高德大王必

言也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注陽兵整旅疏惠子之

為貨錄心靈恐怖慮有貽危故揚兵釋文子恐反勇按字六作

遂兼三日三夜注索國中尋訪莊子釋文子恐反勇按字六作

度所未反李悉注反云索也說文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

名為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

之曰噤疏鵩鵩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食也醴泉泉甘

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為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

之物非梧桐不止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凡

獲之為偶得臭鼠自美其味仰鵩鳳釋文鵩於袁鵩

需弱榮華心貪爾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釋文鵩反於袁鵩

仕俱反李云鵩鵩音泉音禮李云鵩本亦作呼同許嫁反又許

乃鸞鳳之屬也鵩泉音甘如醴伯反司馬云噤怒其聲恐

其奪己也詩箋云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注言物嗜好

以口拒人曰嚇疏鵩以腐鼠為美仰嚇鵩鵩惠以國

不同願各有極疏相為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釋文噤時

志

反好呼報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疏]

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之

墓亦有莊惠遊遊之所石絕水為梁亦

[釋文]

濠梁

本亦作濠音同司馬云濠

言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疏]

水名也石絕水曰梁

[疏]

虛文弔曰今本豪作濠

[疏]

鯈魚白鯈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

率其性物皆適遂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也

[釋文]

鯈魚

徐音條

觀文直雷反

李音由

白魚也

爾雅云

鰕黑鰕郭注

即白鯈也一音條謂白鯈魚也

盧文弔曰

鯈當作鯈注

同此書內多混用又爾雅改正從容

[疏]

七容

魚樂

音洛注

下皆同

惠子曰子

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

[疏]

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

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

[注]

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

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

若

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

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魚安知魚之樂

[疏]

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

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

[注]

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

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

若

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

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知我不知魚之樂

[注]

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

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

若

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

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

若

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

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注]

舍其

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

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問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辯以難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其本宗給

[釋文]以難

乃旦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

循猶尋也惠施

之適樂鑒照羣品豈入水哉故寄釋文方復扶又其處昌處莊惠之二賢以標議論之大體也

外至樂第十八釋文以義樂音篇名篇樂洛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注忘歡而後樂足

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

身以存而無憂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

釋文至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歡也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

去奚樂奚惡注擇此入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

全耳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

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釋文奚惡烏路反夫天下之所尊者

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疏天下所尊

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所

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為據處就樂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

[疏]

貧窮卑賤天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

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

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注]

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

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

[疏]

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俗

惑懼慮如此修為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

形也亦外矣

[注]

內其形者知足而已

[疏]

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

而不散用何能盡內

其形者豈其如斯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

疏矣

[注]

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

夫位高慮遠難重憂

可者否勞形恤心無時暫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

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注]

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

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疏]

氣頑癯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惜聞久憂不死釋文惜惜

翻成苦哉如此為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釋文惜惜

青門又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注善

則適當故不用疏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者實

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故曰忠

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誠不聽聽循循勿爭注唯中庸之德為然疏臣之法君若無道宜

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釋文存又起允反音循

又音勿爭引字林云古家世父曰外物篇於家水釋文

與義實同故夫子胥爭之以殛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

善无有哉

注故當緣督以為經也

疏

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遺殘戮若不諫將

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孰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

果樂耶果不樂耶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樂為心以色聲為樂未知此樂決定樂耶而倒置之心未可謂

也信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諍諍然如將不得已注舉羣趣

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趣諍趣死貌也已止也舉世之人羣聚趣諍所歡樂者無過五座食求至死未

能止息

釋文諍諍

戶耕反徐苦耕反又胡挺反李云趣死貌崔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諍諍本又作諍諍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注無懷而忘物耳疏

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道忘淡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无有哉吾以

无為誠樂矣

注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疏

以色聲為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

莊生言之用虛淡無為為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

注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譽

疏

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鎗玉為上樂用美言候善為令譽以無為

恬淡寂寞虛夷為憂苦故知至樂釋文鏗苦耕天下是

以无樂為樂至善以无譽為譽也反天下是

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為可以定是非注我無為而任天下之

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疏夫有為執滯執是蔽非而是非

是忘非既無是非注至樂活身唯无為幾存注百姓足則吾身近

存也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可以養釋文

紅乎附近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甯注皆自

清甯耳非為之所得故兩无為相合萬物皆化注不為而自合

故變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濇也疏天無心為清而自然

自然甯靜故天地無為而儀相合升降疏清虛地無心為甯而

兩而萬物化生若有有心為之即不能已注芒乎李音荒又呼

下月音忽芳乎芒乎而无有象乎注無有為之象疏夫二儀造化生

味參差難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象貌復論其
勢互其文耳慶蕭案芳芒忽荒也謂燭然也謂燭然也謂燭然也謂燭然也

上賈誼鵬賦寥廓忽荒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注皆自殖耳疏
今與道翔翔是其證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注皆自殖耳疏
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孰使其然皆自釋文萬
生耳尋其源流從無為種植既無為種植豈有為耶釋文萬
萬職職司馬云職職猶祝祝也李云繁植貌案爾雅職主也故
謂各有主而區別虛文邪曰舊殖講通今改正

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注若有為則有不濟也人也孰能

得無為哉注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疏孰誰也夫天地清甯

化而無不為也凡俗之人心靈暗昧耽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為
哉言能之者乃至焉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疏莊惠二子為淡水素交莊子則方箕踞

鼓盆而歌疏箕踞者垂兩腳如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生

敬垂肩箕踞釋文箕踞音盆謂瓦缶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敬然自樂莊子與畢堅六下

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疏其妻居處長養子孫妻

人理足是無情加之疏老死已竟不哀哭非於

鼓歌一何太甚也釋文長子反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我獨何能无概然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

釋文无概也古代反司馬云感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

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疏莊子聖人妙達根本故觀察

無形質無形質之前本復無氣從無疏初始本自無生未生之前亦

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夏

四時行也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

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還無變而為死疏既成就變而生

化循環本對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

命故止也注未明而慨已達而止斯所以壽有情者將令推至

理以造累也疏以死臥於天地之間臂彼炎涼何得隨而良哉
自覺不通天命故釋文巨室以天地為室也噉噉古亮反又將
止哭而鼓盆也

令力呈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反

休疏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節也謂骨節
也崑崙特以遺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為叔也冥伯也伯長

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
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

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釋文支離叔與滑音滑介音介界叔音李
言二子乃識化也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崑崙反力門之虛音所

休也休息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疏蹶蹶然惡之
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釋文左別

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蹶然驚動似欲惡之也釋文左別
竹九反司馬本作附音跣云附足上也家世父曰說文痛解

也玉篇痛瘳因廣韻痛因起疾說文本以意為寄因痛之生於
身假借者也人之有生亦假借也皆蹶蹶紀衛反惡之烏路反

塵垢之附物者也柳痛字一聲之轉蹶蹶動也惡之後皆同

塵垢之附物者也柳痛字一聲之轉蹶蹶動也惡之後皆同

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疏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將子有

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疏使天折其命而骸骨為此乎將子有

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下之魂而為此乎疏善之行世間

其惡人倫所恥道愧父母羞見妻孥慚懼而死於此乎釋文愧迫反唯季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為此乎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釋文凍反丁貢餒奴罪將

子之春秋故及此乎疏春秋舊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於是

語卒援觸體枕而臥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故馬杖而釋

文援音枕而反針鳩夜半觸體見夢日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疏概於此子

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願欲聞死人之說乎釋文見夢反賢遠

莊子曰然疏然許獨體觸體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疏 夫死者
魂氣升

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甯有君臣上下之累乎
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不

不能釋文從然七容反從容也李徐子用反縱逸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疏
莊子

不信何據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之乎

體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注舊

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

安生時安死生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

之旨也疏深嘆楚類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廣然有墜不用此言雖能復爲主人之勞而莫可

面王之釋文深瞋音蹙本又作顙又作顙於葛反李云而復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故問回東

廣江夏之秀子三才愛色三夏下原問曰生亦問同步

[illegible]

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疏]

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周欲將

還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

言曰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 受也懷包藏也綆汲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

[釋文]

褚小

音義引通俗文曰

裴衣曰裨說文繫傳褚衣之榮也

集韻裴也字或作裨說文裨輻也所以盛米又曰輻載米時也

繫傳曰薪裴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實於褚中以出蓋褚

可以囊物亦可

綆格猛反

汲居反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

[疏]

夫人稟於天命

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鳥鶴

[釋文]

所適

適或作通

吾恐同與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

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注]

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

非惑如何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

執持聖迹不返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釋

能得解脫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已必殺顏回

文皇帝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盧文弨曰今而重用

反舍內音捨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

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

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頭高八尺遮風而至止魯東

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臧丈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

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此臧文仲用釋文

為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且女音汝後同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舉頭高入尺樊光注爾雅云形似鳳凰慶藩案文選江文通

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海鳥爰居也獻拜觴瞻執類記射鉅鵬不

若釋文御而音觴傷于廟司馬云飲之九韶常遙反鳥乃眩視

之詳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疏乃善而施之爰居

夫韶樂太牢乃美

非所餐斃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

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視如字徐里情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已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鰕鰾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鰕泥鰕也鰾白魚子也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

以鳥養之法宜栖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羣飛自閑放此

率已所行逍遙自得無所企羨也釋文壇大丹反司馬本作澶

食之鰕音條又音攸李徒由反一音山隨行反委反於危地

以支反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

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疏奚何也譏喧貼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

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釋文譏譏乃交咸

池堯樂之樂如人卒寸忽反司馬音還而音患又魚處水而生

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疏魚好水而惡陸人

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釋文其好呼報反故先聖不一其

能不同其事注各隨其情疏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

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注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

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已効列子行食於

道從見百歲髑髏撻達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

生也注各以所遇為樂疏撻拔也從傍也樂寇困於行李食於

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卻蓬草因而指光與

言然爾儼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死生

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釋文道從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木或

故未嘗死未嘗生也作徒盧文昭曰殷敬順列

于天瑞篇釋文云莊子從作從司馬云徒道旁也木或作從與

此木異慶藩案道從當為道徒之誤從徒形相似故徒誤為

從列子天瑞篇居董反徐紀偃反又起步達步東反徐扶公

正作食於道徒提反司馬云拔也或音厥達反慶藩案提

通作牽離騷朝牽批之木蘭疏攸期更爾雅芼牽也樊光曰牽

猶拔也釋文牽九輦反漢書季布傳若果養乎子果歡乎注歡

牽旗者數矣李奇注亦曰牽猶拔也若果養乎子果歡乎注歡

養之實未有定在疏汝欣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

釋文若果一本作汝果元養司馬本作子果元嘉本歡乎司馬

唯云呼聲謂生也俞樾曰養讀為恙爾雅釋詁恙憂也若果

恙乎子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子之

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種有幾注

傳訓養為憂即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存乃字之誤種有幾注

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釋文種章勇反

有幾居豈可勝升得水則為隘疏有故更相繼續也釋文得水

則為隘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

兆朕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

盧文弨曰古絕字當作繇此繇乃繼字家世父曰釋文引司馬本作繼言萬物雖有兆朕得水土乃相繼而生也亦或作斷又作續斷疑作續斷者是也說文黃水鳥也爾雅黃牛脣郭注引毛詩傳水鳥也如黃斷寸寸有節黃續字即本草之云續斷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疏鼃蟻之衣青苔也在水中

文得水土之際則為鼃反戶胡蟻步田反徐扶賢反郭父之衣司馬

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生於陵屯則為

陵疏屯阜也陵馬車前草也既生釋文生於陵屯司馬音徒

也郭則為陵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

音純則為陵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

不知其祖言物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陵馬得鬱棲疏鬱棲黃

亦或化為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為人也陵馬得鬱棲疏鬱棲黃

鳥既老變為糞土也則為鳥足疏足之草根也釋文陵馬得鬱棲則為

鳥足司馬云鬱棲蟲名鳥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馬之

足也家世父曰爾雅茅苴馬郭注今車前草江東呼為蠅

蟻衣爾雅葦馬郭注今澤馬一日水馬一日馬馬一日澤馬三

者同類而所生不同陸機詩疏黃鳥葉如車前同經亦云
鳥生淺水中則陵鳥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鳥足之根為
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鳥足之根為
陵鳥車前生道邊亦云不生陵屯也
為胡蝶胡蝶背也疏蛸蛸蛸也背胡蝶名也變化無
足之根為蛸音蛸音曹司馬本作蛸蛸云蛸也
邊蛸蛸蟲也其葉為胡蝶化為蟲蟲化為草未始有極
與釋文具其葉為胡蝶化為蟲蟲化為草未始有極
也一名胥余樾曰釋文曰胡蝶背也化而為蟲與下文
兩文相對千曰為鳥言其久也背也化而為蟲與下文
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矣家世父曰
引司馬云胡蝶一名胥也疑胥也不當為胡蝶之名爾
志龍蛸有五色者槐蛸有采有角爾雅所云桑蘭傍
爾雅蘭皆蛸類也老而成蛸則為胡蝶胡蝶生卵郭注
成蛸生於窠下者就溫也俾雅云蘭生蛾蛸生卵郭注
羅即蠶蛾疏謂蠶蛸所變是也胡蝶與蠶蛸之屬互相
云者謂互相化也博雅原蠶其化而為蟲生於窠下其
蛸蛸蛸此云蛸蓋蛸之假借字

其名爲鵠鵠撥

疏

鵠狀如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釋文

化而爲蟲

生於竈下

司馬云得熱氣而生也

其狀若脫

悅好也

反

慶藩案集韻十七

悅好貌與釋文小異

其名爲鵠

其俱

反

鵠撥千日爲鳥

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疏

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爲斯彌之蟲

鵠撥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

乾音

乾餘骨之沫

音末李云爲

斯彌

李云

斯彌爲食醢

疏

醢中蟻也

釋文

斯彌爲食

如字司

蝱

許今反李音海

家世父曰

列子天瑞篇斯彌爲食醢

疏

蝱音眠結反

生乎食醢

黃輒生乎九猷

九猷

生乎天瑞篇斯彌爲食醢

疏

蝱音眠結反

蝱

黃輒生乎九猷

九猷

生乎天瑞篇斯彌爲食醢

疏

蝱音眠結反

皆羣飛小蟲也

郭注爾雅蟻蟻云小蟲似蚋喜亂飛

蟻

蟻音眠結反

疏

蝱音眠結反

之類也

此段言小蟲自相化

頤

生乎食醢

疏

蝱音眠結反

疏

釋文

頤反

生乎食醢

一音洛

黃輒

音況徐李休往反司馬云頤輒

黃輓皆 生乎九猷 音由李云九宜為久久老也猷蟲名也

生乎九猷 食醯黃輓食醯黃輓 蒼生乎腐蠅 蒼音火蟲也亦言

是粉 釋文蒼反又亡角反 蒼生乎腐蠅 蒼音火蟲也亦言

馬云亦蟲名也爾雅云 羊奚比乎不筭久竹 疏並草 釋文羊奚

比 耽志 乎不筭 息尹反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 生青甯 疏

羊奚比合於久竹 釋文久竹生青甯 司馬云蟲名 盧文弨曰

青甯連為一句司馬之說固如 青甯生程 疏亦蟲 釋文青甯生

程未聞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 釋文程生馬馬生人 俗本多誤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注此言一氣而萬形

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

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為無識或無識變為有識或有識變為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

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實復成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俞樾曰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軫生乎九歆釋
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
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正作人久入於機

莊子集釋第六

恩賢講舍校刊